武經總要

二十

兵多宜分軍相繼

東魏大將軍高歡大舉以伐西魏將渡蒲津其將薛琡曰西賊連年饑饉但以分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夏秋人多盡應飢死西賊自然歸降願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高歡皆弗聽遂有沙苑之敗

救兵

力少分兵必敗

漢初黥布反渡淮擊楚發軍與戰徐僮間楚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兵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人素畏之且兵法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軍彼敗吾一軍餘皆散走安能相救楚將不聽布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高帝兵遇於蘄西大戰帝軍敗之

後漢初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二萬餘人攻幽州刺史

漢乃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副將劉尚將軍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使責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能相及賊若出兵綴公而以大衆攻尚破尚公即破矣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李豐袁吉攻漢使別將攻尚漢敗入壁豐圍之漢乃詔諸將勵之曰今與劉漢二處受圍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

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疑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河南漢悉兵迎戰自辰至晡遂大敗破之斬袁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悉兵騎赴之破之必矣自漢與述戰於成都廣都之間八

戰八克

蜀先主引兵東下伐吳魏文帝聞備立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權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家之忌也緩急不相救一軍潰則衆心恐矣數日果聞備敗

梁將王僧辯討侯景與陳霸先會于白茅灣進尅姑熟次蔡洲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悅密謂左右

為一陣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敵我勢既不分衆寡不敵我便救於首尾無以制之今莫若諸軍分為數隊多設旗鼓掎角而前以脅諸柵公既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退戰不得走以待其懈而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經後熾營收其妻子僮僕五百餘人並

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遇賢乃棄

寧與賢接戰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

前秦苻堅諸將呂光領兵伐龜茲光軍其城南五里為

營深溝髙壘廣設疑兵以木為人被以甲羅之壘

上龜茲王帛純嬰城自守乃傾國資寶乞救諸國

温宿尉須等國㸃合七十餘萬衆以救之胡便弓

馬善矛矟鎧如連鎖射不可入衆甚憚諸將咸欲

每營結陣按兵拒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

衆進臨江陵南平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
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
下之衆勢急行危所備皆悉巴漢竒兵出其空虛
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内外東
西數千里以藩嶺自持所敵者大無寧息孫晧與
下多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
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終不齊心致死已可知
也軍不踰時必可克定矣帝納之卒以此勝吳

會之吳師大敗遂伐舒鳩滅之
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救宋（烏枝鳴齊大夫）
廚人濮曰（濮宋廚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
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
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齊師敗吳師于鴻口
（宋地）
蜀將孟達降魏魏以達領新城太守達復連吳固蜀潛
圖中國謀洩時司馬懿秉政恐達速發回書紿以

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
也懿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劉賢將李輔
等開門出降遂斬達
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有衆萬人密引苻登
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
曰上謹於輕敵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
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請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
識虛實今兵直進逼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

結也事久便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孺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其事耳進戰大敗之

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以盩（張流反）厔（竹乙反）尉魏思温為謀主問計於思温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縶少主志在匡復兵貴神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欲從其策薛璋又説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其

漢川遂平蜀

後漢唐明宗將如汴州至滎陽宣武節度使朱守殷疑懼孫晟勸守殷反守殷遂乘城據守帝遣范延光諭之延光曰若不急攻則汴城堅矣願得騎兵五百臣先赴之則人心必駭明宗從其請延光自酉時至夜半馳二百餘里奄至城下與賊交鬬翌日守陴者望見乘輿乃相率開門延光乃入與賊巷戰盡殲其黨

建隆元年李筠反謀已决樞密使吳廷祚因奏太宗曰
潞城巖險且有太行之阻賊若保之未可以歲月
破筠素輕鋭若速舉兵擊之彼必不出但離巢穴
即成擒矣上從其言遂親征次滎陽西京留守向
供勸上濟大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誅之儻稽留旬
浹恐賊愈滋攻之難為力矣趙普亦曰兵尚神速
不貴覊遲倍道兼行掩其未備可一戰而尅若使
堅壁固守老我師徒饋運險難則勝負未決上納

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必矣奢既已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去奢從兵擊破之遂解閼與之圍

曹操征張繡荀攸曰繡以游軍仰食於劉表表必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以待之可誘而致若急之勢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與繡戰表果救之操敗

於瑕以待之(瑕隨地)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鬬伯比楚大夫子文之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王毀軍而納少師(鬬伯比之謀)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信楚弱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

韓魏相攻齊將田忌率兵伐魏魏將龐涓聞之釋韓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故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趨利者蹶上將（蹶猶挫也）五十里趨利半至乃入魏地使士卒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併必正反）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

擊匈奴貴人將數十騎出獵見匈奴三人與戰被射傷中貴人走告廣廣曰必是匈奴射鵰者也鵰善射傷中貴人走告廣廣曰必是匈奴射鵰者也（鵰善飛故使善射者射）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必令其騎張左右翼而進廣身射彼三人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鵰者遥見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上山陣廣所從百騎皆大恐欲還馳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若走匈奴遣射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來

軍遇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却操軍追至營雲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軍疑有伏兵遂引去

蜀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引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魏將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之亮城中兵力弱將士失色亮時意氣自若勅馬令軍中皆偃旗卧鼓不得出巷慢開四門掃地却洒懿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伏循山走矣邏候還白如亮所言懿後知之深以為恨

前梁張重華以謝艾為軍師率騎三萬進軍臨河後趙石季龍將麻秋以三萬衆拒之艾乗軺車冠白幍苦洽反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音朔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乗馬艾不從乃下車據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為有兵伏也懼不敢進又遣將緣河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乗勝奔擊遂大敗之

東魏高仲密叛以北豫州附魏宇文泰師軍應之至洛

師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兵示武也）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周末荊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雨十日夜不見星左史倚相謂大將子期曰雨十日夜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陣吳人至見荊有備而返左皮曰其返覆六七十里其君子休小人為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剋從之遂破吳軍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趙希濬